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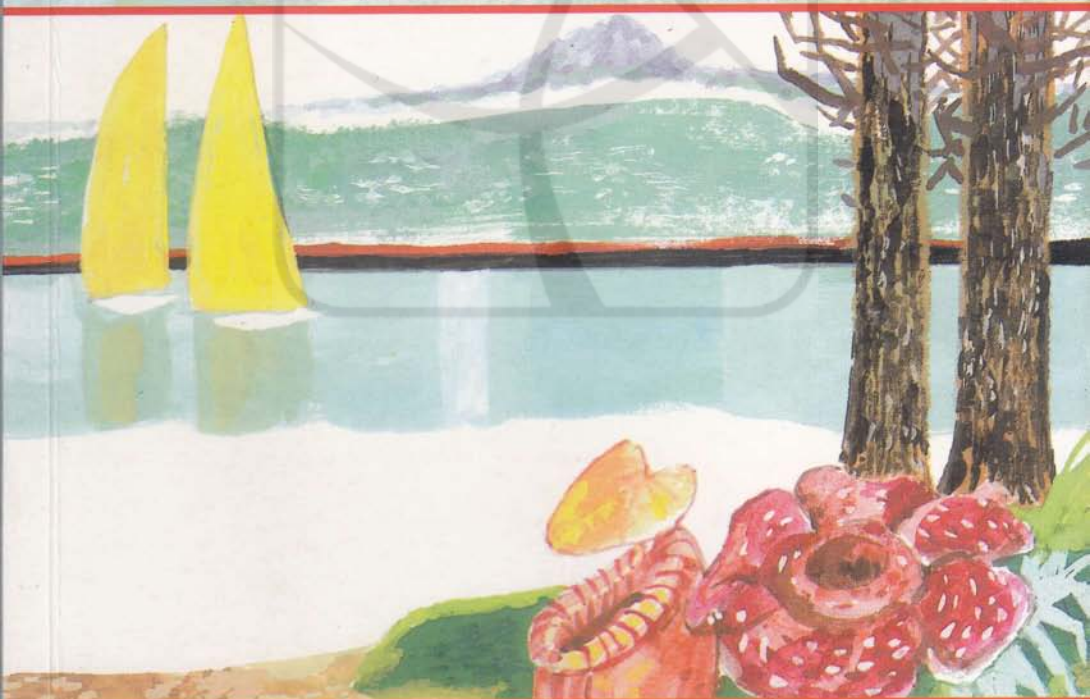
主编：云里风

德麟文丛（第三辑）



沙巴传奇

冰谷著



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办

勘誤表

行數	錯字	改正
17	島	鳥
1	木	林
18	做	舒
21	姑	姑
20	獄	嶽
3	試	試 (刪除)
18	頭	斗
1	獄	獄
16	止	足
7	興	与
4	外	外
8	吹	吹
4	火	為
12	岁中	岁月中
17	高	亮
7	耐	而
8	了	辽
17	永	融
7	已	又
12	兽	战
15	乖	垂
21	之	文
9	語	詩
2	恋	蕊
13	座	座
21	產生一个联想	產生联想
16	关	兰
19	巴	化



德麟文丛赞助人
拿督斯里张德麟

德麟文丛（第三辑）

沙巴传奇

（诗集） 冰谷著

1H

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主办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

寂寞心事
——代家书

冰谷

苍密的林间，只有

落草最瞭解

我的心事

它在落地前，必定

无端敲我的窗扉……

蓦然回首

风雨同舟

两双鞋子踩过的

波浪，载了无数

难以回味的

辛酸……

梦中惊醒，常被

记忆与思念

不断缠绕

而在未遂飘泊的归途上

我落寂的心里

你是一首

最耐读的唐诗

作者手迹

“德麟文丛”（第三辑）

总序

丹斯里张德麟不但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推动马华文学的热心人士。当我担任大马华文作协副主席及主席期间，每逢作协有举办任何文学活动，他必然慷慨赞助。1994年6月作协改选，我引退让贤，原已决定此后不再过问文学界之事，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可是有许多文友却不断地鼓励我应继续为马华文学做些有意义的工作，他们认为当前马华文学界的出版业还很低落，所以希望我能够筹募一笔基金，协助文友们出版著作。在盛情难却之下，我乃向丹斯里张德麟征求，请他献捐十万元，作为出版马华文丛的用途，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由于拿督张是我兴安同乡，而我又是现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所以在拿督张的同意下，就把这笔捐款交给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举办。

要有系统地出版马华文学丛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毕竟和举办出版基金不同，在选稿时不但要注意作品的体裁和质量，更要兼顾到新秀的提拔，二者不可偏废。新加坡已故名作家李汝琳先生在五十年代期间曾替青年书局主编了三套“新马文丛”和一套“南方文丛”，几乎网罗了当时新马著名老中青作家的优秀作品，为文学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这种为文学而献身的精神，值得吾人景仰。本人才疏学浅，绝不敢有东施效颦之意，只希望能借助马华文友们的力量，共同来做这项艰难而富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在获得拿督张的捐款之后，我立刻邀请了二十名马华著名作家，成立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大家集思广益，草拟简章，然后公开征稿。为了表示对捐款者的敬意，编委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德麟文丛”，预计每年出版一辑。此讯在报章公布后，马华文友们的响应非常热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收到了二十七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及儿童文学等，编委会在经过慎重的评审后，决定选取其中的十二部，编为第一辑，于1995年12月正式出版。为了配合第四届马华文学节，我们特地假吉隆坡天

后喜为这套文丛举行推介礼，并于事前征求热心人士认购五百套左右，成绩斐然可观。第一辑的成功，给我们增加了许多信心，第二辑申请之作品比第一辑更多，共达 31 部，证明这套文丛获得文友们之支持，但由于数额有限，仅能录取十二部，其余的只好割爱，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马华文学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现在已渐入佳境，华社已改变了以往对它漠不关心的态度，并积极参与各种文学活动，这可由四届马华文学节的成功举行获得证明。我认为要促进马华文学的蓬勃发展，出版基金固然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文丛的出版更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获奖的作者今后能更专心创作，第一辑我们征得松柏教育制作有限公司的合作，把整套文丛交给它统筹统办，第二辑则交由新山彩虹出版社出版，这么一来，作者们不但不必为经费而烦恼，更不必为出版及发行的事而操心。我认为作家的心血结晶必须有出版的机会，才能激起他们创作的热忱，进而提升作品的水平。而出版基金则有赖于企业家们的赞助，殆无疑问。换句话说，就是由企业家们出钱，作家们出力，儒、商紧密合作，努力耕耘，那么马华文学这块园圃，必然会呈现百花齐放的灿烂美景。

新山彩虹出版社是一间规模庞大的出版商，拥有丰富的出版经验，而且发行网健全。第二辑的“德麟文丛”不但印刷精美，而且印量也告增加，面世之后，深受读者之好评。编委会在经过慎重商讨后，决定把第三、四辑的二十四部作品仍交由该出版社负责。丹斯里张德麟对于这套文丛非常重视，已于最近再度献捐十万元给乌鲁冷岳兴会安馆，作为继续出版的用途。

身为德麟文丛的主编，我谨在此向丹斯里张德麟及各位编委们致以由衷的敬意与谢意，并希望读者们能给我们多多的指教与批评。我深信德麟文丛在全马文友们的爱护与支持之下，每年都能顺利出版，为丰富马华文学的宝库作出贡献。

云里风

15 / 10 / 1997

自我放逐热带雨林以后： 冰谷《沙巴传奇》解读

王润华博士

一、在异域的丛林回头对人性与文化作深入的反思

世界著名的文化理论与文学家，多半曾自我放逐到遥远的异域，他们其中一些人曾冒着危险和痛苦，回来向世人报告探险的事迹；另一些人在异域感到苦闷，遭受羞辱，然后回头对人性及其社会，做深刻的反省。俄国文学家杜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1821 - 1881），成为“灵魂的伟大拷问者”之前，曾浪迹西伯利亚的蛮荒地带，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 1884 - 1942）曾到过超卜连（Trobriand）岛上部落的社会与土著一起生活，体验奇风异俗，去发现不同种族的人类，从摇篮到坟墓的差异性，结构主义大师李维史陀（Claude Levi - Strauss, 1908），曾自我放逐到亚马逊河流域忧郁的热带雨林里，在土著的心灵中，挖掘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因而认识西方文明腐败与荒谬的一面。人类学家戈慈（Clifford Geertz）进入印尼的爪哇与峇里岛的丛林村落与土著生活在一起，才发现本土知识对诠释文化与文学之重要性。

冰谷在 1990 年也曾自我放逐到沙巴京那巴当岸（Kinabatangan River）的河岸上的原始森林里。他在那里前后五年，这本诗集中的六十首诗便是说明，他与上述作家有类似的自我放逐与反省经验。冰谷到了原始丛林，虽然远离现代人类社会，却更接近人类社会与文化，尤其那些荒谬的黑暗面，所以这本诗集，给我带来许多惊喜。

二、落叶最了解我的心事，我喜欢可可和棕油的呼吸

唐代诗人寒山离家出走，经过长途跋涉，排除风烟的阻碍，终于登上寒山顶峰去修炼。寒山将登山比作修炼与重回大自然难苦的心灵历程：

欲向东岩去，于今无量年。昨来攀葛上，半路困风烟。
径窄衣难进，苔粘履不前。住兹丹桂下，且枕白云眠。

经过苦苦寻道，寒山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内心起了变化。眼前的景象也为一变，他终于找到了许多迷惑多年的答案：

今日岩前坐，坐久烟云收。一道清溪冷，千寻碧嶂头。
白云朝影静，明月夜光浮。身上无尘垢，心中那更忧。

我在《沙巴传奇》中，也看见冰谷在沙巴京那巴当岸（Kinabatangan River）河岸的原始森林里身心的艰辛挣扎。在中秋节，在荒凉而孤寂的丛林里，看见半个月亮在沙巴，另半个在马来半岛：

不圆的是
中秋晚上清凄的月亮
她将半张脸晾在
树梢浓密的叶丛里
另半张也许挂在
我家老屋的檐前
（《半个月亮的中秋》）

那时他就如《寻》中的朋友，还在四处奔跑与寻觅，尝试把生命的种籽播在沙巴土地上：

沿着京那巴打岸河岸
你寻寻觅觅
一只脚在岸上
试探
泥色的深浅
另一只在
滔滔的河里
丈量 水的冷暖

不过不久以后他感到山中的孤寂已消失，因为他喜欢聆听棕油、可可树、以及奇花异草的呼吸声音：

我不会感到孤寂
下午很短暂
一个人 手中一卷书
蝉声惊走荒凉
暮色便倥偬自窗前
爬进了我的斗室
这时候 所有的岛都
收起了翅膀
在山中 一个人
周遭是不尽的绿
棕油、可可和奇花异草的呼吸
声声入耳
(《山中记事》)

而且对林中最了解他的心事，就是那落叶：

苍密的林间，只有
落叶最了解

我的心事

它在堕地前，必定
先敲我的窗扉

在沙巴热带丛林的冰谷，与大自然相依为命，大自然已成为他的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譬如会落叶的树，成为他的日历。

一棵树

把张贴在枝桠间的

叶子

当作日历

一叶一叶地撕

等撕完最后一张

他知道

冬尽了

他要过年

他要新的衣装

于是又把新的叶子

一张一张重新

贴在枝桠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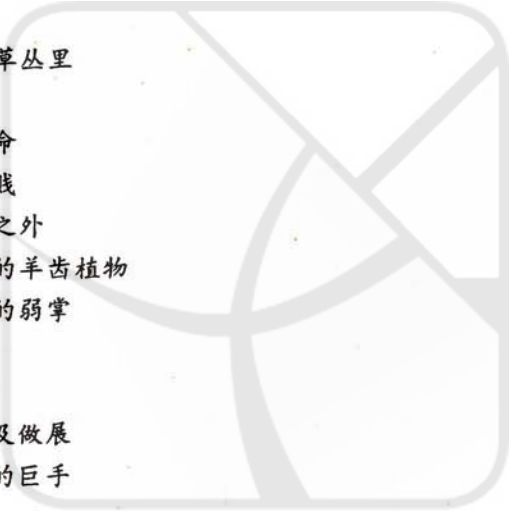
变成一本

新的日历

冰谷在资讯落后的丛林，却成为马华作家中，拥有最完备的与原始自然界联络的通讯网络。他是我认识的马华作家中最接近自然的作家。这是他付出巨大代价，即自我放逐到原始丛林后的意外收获。我读《沙巴传奇》最先最大的惊讶，便是他所传递来自大自然深处的复杂讯息。

三、原始雨木中的过沟菜、可可树都是诠释文化的象征符号

冰谷带着祖先自我放逐南洋的经验，也自我放逐到沙巴森林里去开垦。忧郁的热带雨林边陲作家的心理，自然万物的启发，促使他对文化社会作更深层的反省。原始森林中的过沟菜（冰谷称为《芭菇菜》），可可树都是绝好的本土知识，诠释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譬如过沟菜的嫩叶子里，就隐藏着人类残忍的行为的回忆。他在《芭菇菜》中，看见芭菇菜举起柔弱的手掌，便被人类折断，成为餐桌上香脆可口的菜肴：



荒野上 草丛里
冒出
遍地的生命
平凡而低贱
阳光雨露之外
迅速蔓延的羊齿植物
当你纤柔的弱掌
自心脏
缓缓举起
五指来不及做展
就被无情的巨手
扭断
变成一锅芭菇菜

而人类却狡猾的把屠杀罪名推给无辜的羊群，因为人称它为“羊齿植物”，而羊实际上从不嚼吃过沟菜。

因此注定了
你的命运
不能向上高攀

成长为一株

可遮风挡雨的树

你无法享有自己的荫凉

名是羊齿植物

羊其实从不啮吃

配以椰菜辣椒

你乃乡人餐桌上

一道

香脆爽口的美味

从过沟菜的遭遇，冰谷才想起自己也成为深山的一株羊齿植物：

在沙巴苍茫的深山里

我也是一株

羊齿植物

等待抛摘 烹成一碟

芭菇菜

任时间品尝

冰谷在京那巴当岸河流域的丛林中，仍然目睹现代文明的功利、现实与经济利益的欲望，横行霸道，四处“屠杀”原始植物，造成生态环境的危机。《树的悲哀》的第一节诗便是树木的控诉。

一记惊动山狱的巨响

天在摇 地在摇

而斧手们仍然张牙舞爪

以链锯的钢齿

将我的慧直分得

七零八碎

把我顶半壁蓝天的绿发剪除

把我可以呼风唤雨的千条手臂
切离我的身体
让阳光吸尽我的血脉
再以一炷火
将我的形体
化得灰飞烟灭
让不能自然独立的可可
占据属于木族的腹地
让多果实的棕榈
耀武扬威

可是过了不久，棕油与可可的市价行情暴落以后，它们也遭到相同的命运。冰谷诗中的山藤被人砍伐。拿去制造高级住宅客厅的家具，读来使人伤心。

莽莽的林间
藤族
以蛇的姿态
攀援
不断绕缠
向上
欲窥视
太阳温暖的天空里
云彩幻变的奥义

藤族的蔓
一味盲目地伸延
一棵直冲云霄的大树也好
一臂欲折的枯枝也好
一枝摇摇欲坠的小灌木也好

只要足以勾搭 便不惜
高攀
从不提防背后
采藤人
突然杀出
拦腰的一斩
身分数段之后
根丛只有忍气吞声
作另一回合的攀援
(《攀援植物》)

在《苍蝇与果树》一诗中，作者描述芒果树开花时，果园主人邀请苍蝇来采摘花粉：

我的名字
累积了长久的荒凉
和记忆深刻的污点
如今受邀
出席满林翠绿的盛宴
只因了我懂得
花朵的语言

原来苍蝇能为芒果花传播交配花粉，其他昆虫因芒果花有漆酸，不爱采集，可是一旦芒果开花结果后，主人即用杀虫剂将苍蝇杀光。同样的，可可树、橡胶树，荒谬的结局，集体被“屠杀”，是整个人类命运的缩影，原因很简单，只为了经济利益的要求。人类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整体的和谐，造成危机。在《树的悲哀》中、森林中的大树被砍伐是为了种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可是过了不久，可可的经济价值大落之后，又遭到“屠杀”的噩运。

今天我已失去宠爱
我的身体积满苍苔
野兽品尝试我的甜美
蛀虫隧道我的枝干
大象更以长鼻子
摇撼我的稳定，当我
犹在岁月中挣扎
主人漏夜磨亮了刀斧
在我颈背，狠狠一切
结束了我短短的一生

可可树曾经迷到了多少功利的商人，从《可可的风情》所描写的“风情”，说明了一切：

经过风雨的梳理
我小小的花蕊
在季节的安排下
垂挂成颗颗乳房
在枝桠间作美丽的等待
此刻 我已丢弃了过去
青涩的矜持
让所有接受挑逗的眼睛
紧盯
我丰满的摇荡

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 - 1924）进入东南亚与非洲刚果热带丛林，正如《黑暗的心》所描写的主题。主要是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并藉此呈现人类的良心。他的人物进入原始丛林以后，从欧洲带来的伦理道德基准、人文精神就消失殆尽，甚至失去理性。因此康拉德除了暴露白人对殖民地之强暴统治及其残酷剥削，也

表现了欧洲白人文明世界的理想主义者，在原始世界的孤独中，为强烈的大自然所震撼。唤起其本恶的人性。导致白人在村落里干下道德沦丧的许多暴行与罪恶。冰谷的诗虽然没有这种复杂性与深度，但是如果我们从这角度去解读分析《沙巴传奇》的丛林经验，则更能了解这些诗已超越现实层面，进入反思人类讲求实利的。经济利益的社会的哲学世界。譬如当我们阅读下面这首《水牛的故事》，棕油园训练水牛运载棕油果实，当它年老无力时，就遭到屠杀，这就是另一个诠释我们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屠杀文化的象征符号。我们的社会设立学校，让人去接受教育，学的只是实用的技能。不是文化与精神文明，功利主义使人变成一头牛，在主人亮出屠刀之前它是快乐的：

一踏出学校的栏杆
迎接我的 除了风雨
是一条悠长的弯弯曲曲
布满棘草与泥泞

主人手上扣紧雷响的鞭
以一张复制的怒颜
大清早就逼我
曳着沉重的车头上路

高高低低
排列齐整的
油棕 身上悬挂的累累果实
总是你挤我拥地
向我撒娇
从它们深橙色的容颜
我知道它们
已经等得十分心焦
想要匆匆跳上我的车斗

赶赴一个
丰收的盛宴

三、抛出的去的陀螺童年、抽不回掌上

冰谷的《沙巴传奇》不应只当作细腻的丛林故事来读，它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除了反思道德、文化主题。冰谷走进热带丛林探险的同时，也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回忆和挖掘。冰谷在 1990 年远离他的故乡、妻子。走向沙巴，我从他的诗中知道，他这个旅程是走向自我内心的漫长的回忆与挖掘回忆之旅，下面这首《我在寻找我的童年》便是其主题诗：

黎明
我在寻找
我遗落在胶林里的
童年 黑夜里
有我爸爸的汗滴
有我妈妈的泪迹

黄昏的时候
我在寻找
我遗落在井边的
童年 暮色中
有我爸爸的打水声
有我妈妈的捣衣声

到了夜晚
我在寻找
我遗落在煤油灯下的
童年 暗淡间

有我爸爸磨刀的影子
有我妈妈针线的影子

如今 爸爸
隐居在故乡萋萋的山丘上
妈妈漂泊
在异乡寂寂的墓园
我日夜寻找的童年
凋谢在
荒凉的岁月里

冰谷发现童年永远再也不能叫回来，童年不像陀螺可以以一根绳子，把转动的陀螺抽回掌心。《掷陀螺》是《沙巴传奇》中绝好的杰作。

当你把
掌上的陀螺
连同欢乐
奋力一掷
抛出去 竟是
缕缕童年
当你以一根绳子
把转动的陀螺
抽回掌心
抛出去的童年
竟不肯
回头

他也回忆到旧时街道两旁的招牌，本来很多已像“桑叶一般，被蚕吃掉了”，如今却又：

为了苟息
汉字 便只好让
日益肥胖的蟹行体
骑在头上
且忍气吞声地
在危机四伏中 渐渐
消瘦
还可能遭另一场风雨
洗脱
(《招牌》)

在沙巴冰谷还回忆种树人，母亲的坟墓，团圆、以及离巢的小鸟，不过他的乡愁比不上那一大群从菲律宾、印尼来的，倾力推销贫穷，每天齐集山打根闪闪路异乡人。

四、第二度自我放逐

冰谷写完这些诗后，又自我放逐到更遥远更陌生的、飘浮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丛林里。我想在孤岛上天天面对荒山野岭，可能他会对人类与自我作更深的思考，带回来更多的诗歌。

1997年10月23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沙巴传奇

一记惊动山岳的巨响
天在摇 地在摇
而斧手们仍然张牙舞爪
以链锯的钢齿
将我的慧直分得
七零八碎
把我顶半壁蓝天的绿发剪除
把我可以呼风唤雨的千条手臂
切离我的身体
让阳光吸尽我的血脉
再以一炷火
将我的形体
化得灰飞烟灭
让不能自然独立的可可
占据属于我们的腹地
让多果实的棕榈
耀武扬威

我本大地原居民
不需人类的扶持
排除藤蔓的纠缠

战胜环境
经年累月
以阳光雨露修练
我永无止境的峥嵘
以我的荫凉与隐秘
为万兽作屏障
让千鸟栖憩逍遥

我不在乎 斧手
切下我的头颅
只是不甘于
化作一堆灰
因为我的体质
每立方寸都是
华夏构成的精髓

附注：

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这是国家社会的不幸，沙巴的种植人，开荒时或因交通不便，或因急于把农作下种，连一些具有经济价值的木材都焚于一炬，殊为可惜。

(一九九一年——一九九四年)

目 录

iii “德麟文丛”(第三辑)总序	25 象牙雕饰
——云里风	27 当我走在山打根的街上
v 自我放逐热带雨林以后:	29 路的情节
冰谷《沙巴传奇》解读	30 灯火迷朦的山打根
xix 沙巴传奇(序诗)	32 巴当岸河
	34 水牛的故事
	36 芭菇菜
	38 再题普济寺
	39 可可树
	41 苍蝇与果树
	43 山打根人物速写
	45 指天椒
	47 三题普济寺
	49 晚钟里的普济寺
	50 不痊之症
	52 黑城
	54 烛火
	55 真需要一对猫眼
	57 神山传奇
	59 车尘落在那小镇

第一辑 沙巴传奇

3 卵石的控诉
5 山打根普济寺
6 仙蒲娜
8 树的悲哀
10 橡树
12 根笃道上
14 乡愁,漂在水上
16 攀援植物
18 沙巴的路
20 可可的风情
21 寻路
23 松鼠与可可

第二辑 山中纪事

- | | |
|-------------|---------------|
| 63 苍松 | 94 发白 |
| 65 朝代 | 95 寂寞心事 |
| 67 时间并不可怕 | 97 母亲墓前 |
| 69 桥与路的争吵 | 98 雨的不同结局 |
| 70 猫语 | 100 太平湖读游川诗 |
| 72 说月 | 101 种树人 |
| 73 寻 | 102 八月，失去一位知己 |
| 75 掷陀螺（外一首） | 103 山中纪事 |
| 76 餐宴 | |
| 77 我们要舞狮 | |
| 79 树与日历 | |
| 80 离乡 | |
| 81 耕 | |
| 82 山中岁月 | |
| 83 离巢鸟 | |
| 84 颜色 | |
| 86 团圆 | |
| 87 我的短句 | |
| 89 招牌 | |
| 91 我在寻找我的童年 | |
| 93 半个月亮的中秋 | |

附录

- | | |
|-----------------------------------|-----|
| 106 诠释冰谷的《山打根普济寺》 | 花满楼 |
| 109 诗的语言运用
——兼答花满楼君 | 冰谷 |
| 112 诗的创作语法 | 杨百合 |
| 114 别出心裁的诗
——读冰谷的《苍蝇与果树》
有感 | 杨百合 |
| 117 后记 | |

第一輯

沙巴傳奇



卵石的控诉

许是上苍错误的投掷
我们落在沙巴深深的荒林
任闪烁而多彩的形体
遭受轮齿无情的磨蚀

我们原本高雅而珍贵
如果投入翡翠玻璃缸
供人欣赏与鱼共乐
但这是深山不可能有的梦幻

就只好由地主去安排
容忍与烂泥成一体
过山
过岭
过沼泽
用我们坚硬不碎的性格
铺成一条无尽的蜿蜒
被改称为路

从此
除了吨量的残压
还要承受风雨的冲击

附记：

沙巴的土层有异于西马，缺乏红石土，一遇下雨泥路便难以行车，但偶然而有些地区会有卵石丘陵，可用光滑的卵石来筑路。所以在沙巴若发现卵石，如同发现金矿，因为道路毕竟是开由劈地的先锋。

(九一年六月，亚洲华文作家杂志 29 期)



山打根普济寺

上得山来
不见了山
只见一座佛光
拔地而起
凤在檐角展翼
龙在云中探首
而两旁的花树
把红黄紫绿
一路染到山下

山下
是点不尽的舟影
大大小小
暮色中
每一次的归航
都是一船普渡

客从尘中来
倥偬里
竟被一只蝉声
惊醒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卅日，南洋文艺)

仙蒲娜

在城市的排名上
实实在在 仙蒲娜
并没有上榜
但当我犹挂在沙巴的半空
她体发的腥咸味就扑鼻而来

降落在这小小镇
才惊觉是上海滩的再版
来自五湖四海 可以随街摆卖
有牌无牌一样自由出海
海产也好
漏税的烟酒衣料也好
零售笑容的女郎也好
凡便宜的 就有人抢
所谓合法不过是官腔

渔舟泊岸 没有间歇
对着一箩筐一箩筐的收获
每一颗心都雀跃腾欢
扰攘间 只有我留意
鱼族齐瞪凸眼
犹在死命地挣扎

似乎觉得它们的牺牲
窜入外来的丝网
不是一个错误 而是
一种耻辱

附记：

仙蒲娜即 Sampona，是位于古纳与斗湖之间的小镇，以盛产廉价海产而著闻，人口泰半以上是外来移民，乘水艇不消两小时便是印尼和菲律宾的领土，据说每天似乎均有移民登岸。

（九二年正月一日，《作协文艺》）

树的悲哀

一记惊动山狱的巨响
天在摇 地在摇
而斧手们仍然张牙舞爪
以炼锯的钢齿
将我的鬚直分得
七零八碎
把我顶半壁蓝天的绿发剪除
把我可以呼风唤雨的千条手臂
切离我的身体
让阳光吸尽我的血脉
再以一柱火
将我的形体
化得灰飞烟灭
让不能自然独立的可可
占据属于木族的腹地
让多果实的棕榈
耀武扬威

我本大地的原居民
不需人类的扶持
排除藤蔓的纠缠

战胜环境
经年累月
以阳光雨露修练
我永无止境的峥嵘
以我的荫凉与隐秘
为万兽作屏障
让千鸟栖憩逍遥

我不在乎 斧手
切下我的头颅
只是不甘于
化作一堆灰
因为我的体质
每立方寸
都是华夏构成的精髓

附注：

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这是国家社会的不幸，沙巴的种植人，开荒时或因交通不便，或因急于把农作下种，连一些具有经济价值的木材都焚于一炬。

(11-01-92，南洋文艺)

橡树

不生不息
在这寂静荒僻的土地
日夜站立着我们
变成虚度年华的一族

已经二十岁了
在时间不停的转移里
新装旧了又换
已经换过二十次了
在半岛的同族
早已享受温情的今天
我们仍是未被垂青的处女

我们经已发育成熟
浓密低垂的秀发
光滑圆润的肌肤
可作证明
我们丰满得足以建造世界

我们体内乳白的流液
只有奔泻
生命才感到充实

也是对土地的回馈
和向培育我们的人民
作出的交待

没有挨过刀伤
不曾受过苦难
生命 在我们
不具任何意义
今天 我们以
玉骨冰肌的纯洁
风华正茂的立姿
等待
锋刀缠绵的雕琢

附记：

某日与友人驱车游山打根郊外的 Sebuga，发现大片的胶林枝荣叶茂，但却荒废着无人开割。原来沙巴缺乏劳工，又无加工胶厂，胶林因此问津无人，成为一种资源的浪费。

(九二年二月初于沙巴深山)

根骂道上

这短短的一段
几百年来
仍旧把曲折玲珑的腰肢
搁在山打根与那骂的平原上

一踩上油门 就感到
一阵摇摇晃晃
任我如何摆动控制盘
把时速降至最低点
星罗棋布的石笋
密密麻麻的窟窿 还是与
滚动的齿轮对峙
令我全身细胞有
大地震的惊骇

车外 柔情的棕榈
列队相送
且以大巴掌作出
胜利的手势
而沉默的可可缩在一旁
仿佛悲凄地
担心主人

狠心的一刀①
只有空心菜不受
任何主宰
得意地
傲然举起
白色小喇叭
为过客
一路吹起顺风的歌②

注：

- ① 近十年来，可可价钱一筹莫展，沙巴州许多园主把可可树摧毁而改植油棕。
- ② 根骂道上，沿途尽是野生空心菜。在赤贫的土地上，空心菜竟开满小花，蔚为奇观。

(九二年三月，中央日报)

乡愁，漂在水上

这里缤纷的土色
不属于你们 唯有把
挡风避雨的简陋
栉比又零乱地安插
在离岸的水上
藉日夜起落的潮讯
洗涤
心间疲惫的乡愁
而故乡不远
故乡浮在迷蒙的岛屿间
几小时的漂程里
刮风掀浪 加上
长久的饥寒
乡土变得
可亲而不可恋
遂自我流放
在异国的海岸
成为一足涉水
另一足踏泥的
两栖动物
每天午后把
家乡携来的所有

渗和本地捎到的残馀
沿 Jalan Sim Sim 的
车痕人迹
一路摆下去
企图将一身贫困
倾力售罄
以换取漂泊中
一份 小小的
安定

附注：

沙巴州山打根的外来移民有来自菲律宾及印尼的，似乎全蜗集于闪闪路（JALAN SIM SIM）沿岸；搭出海面的锌板屋，稠密而乱杂，至少有两千家。一到午后，阳光稍弱时候，他们便沿途摆卖，斯时整条路车水马龙，水泄不通。他们的用品与瓜果蔬菜，经济便宜，很受一般下层消费者欢迎。虽有些移民制造不安，但绝大多数刻苦耐劳，为生活而付出心力。

（九二年三月二日泰国《世界日报》，副刊《湄南河》）

攀援植物

莽莽的林间
藤族
以蛇的姿态
攀援
不断绕缠
向上
欲窥视
太阳温暖的天空里
云彩幻变的奥义

藤族的蔓
一味盲目地伸延
一棵直冲云霄的大树也好
一臂欲折的枯枝也好
一枝摇摇欲坠的小灌木也好
只要足以勾搭 便不惜
高攀
从不提防背后
采藤人

突然杀出
拦腰的一斩

身分数段之后
根丛只有忍气吞声
作另一回合的攀援

藤是吾族
吾族
使劲地攀援
还是温暖不到天空里的太阳
也窥不着云彩的幻变

吾族
在莽莽的大地上
是永远长了
又被砍伐的
攀援植物

(九二年三月四日《作协文艺》)

沙巴的路

经历了如许变迁
延到今天

理应步入了现代
以光润的容颜迎人
为云石的肌肤所造
然而 多少年来
我在蹉跎岁月

雨来一身泥
旱季尘沙千里
我就以这么一副

残缺不全的漫长
起伏在祖国锦绣的山河
让一车辆一车辆的木材
超重量地
压体而过
让一车辆一车辆的油棕可可
方便去寻找归宿
可是 我则像一名弃妇
餐尽欺凌残踏
没有回馈 没有掌声
带着轮齿重复磨擦后的病态
依靠修修补补
在喘息中

维持我的职责
我的上空
737 不时穿云吐雾
以疾速平稳的英姿
向我示威
而今天
人们已经丰衣足食
城市也步入了现代
 唯我的形象
依然是过去的
骨骼嶙峋
凹凹凸凸 以及
无穷尽的蜿蜒蜒蜒
曲曲折折
当有的已经享受在顺畅的快意中
坦坦荡荡
两旁还有红花碧草陪衬
我感到对我
 似乎是一种
难以忍受的耻辱
已经是 1991 年了
我还在惶惑中度日
以千疮百孔的脸谱
而存在

(九二年三月七日《南洋文艺》)

可可的风情

经过风雨的梳理
我小小的花蕊
在季节的安排下
垂挂成颗颗乳房
在枝桠间作美丽的等待
此刻 我已丢弃了过去
青涩的矜持
让所有接受挑逗的眼睛
紧盯
我丰满的摇荡
是以 当我敲起成熟的钟声
即使千山万水
你要依时而来
采摘我芬芳的笑靥
慢慢回味我
独特底风情

附记：

沙巴州多森林，自然也多兽类。可可果成熟后不及时收采，将遭野兽糟蹋。

（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香港《诗双月刊》第六期）

寻路

甜美橙黄的木瓜自树上掉落
香蕉因成熟而腐烂
累累的棕果弃掷在园内
可可成为松鼠丰盛的早餐
这里名沙巴
风调雨顺 土壤肥沃
一个他的子民只努力生产
不懂得造路的地方
这里没有一条路
贯穿于
车喧人嚷的城镇
也没有一条
路 垂直到理想
便只有
曲折峋嶙 倒伏林间
巅巅摇摇的一种延续
一段止以併吞
整条轮胎的泥潭
另一段 布满窟窿
又是一堆永远与轮齿对峙的
突兀的乱石
前行
目的地遥不可及
后退
轮胎与步履同时被凝住。

在轮子与兀石对峙的日子
子民在不见路标的蜀道彷徨
付出的血汗虽遭虫蝇蛀啃
仍未放弃对热爱大地山河的决心
一年一年地忍下去
也一年一年地等下去
忍瘦了被禁锢和封闭的昨日
等长了光璨与鸟语花香的未来
而岁月悠悠 树成果结
不能忍的是子民的木瓜香蕉
等不下去的
是油棕可可在色变中的颜容
路 是人走出来的
有人说过
他们已经走了三十年了
哭也哭了三十年了
偏不见
路

附注：

沙巴成为大马的成员，已快 30 年了，却仍是最落后的一员，到今天州内几个重要城镇间的沥青路尚未贯接好。30 年来改朝换代，历经了几个党掌政，伐木声都逐渐稀落了，路仍在人民的怨声中修补，农产品仍因无法输送而毁坏，尤其在雨季里。对立的是政治，亏蚀的是子民，利用了沃土却浪费了资源，人民心目中期待的路，不仅仅是交通上的，他们更欣慰若有一条路，可以合一通向理想，毫无阻挡地从 KK 直透 KL 的心脏。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九日《南洋文艺》）

松鼠与可可

大清早 整片林就
被松鼠的窜跳惊醒了
它们作了一阵晨运
就饥肠辘辘想到了早餐
其实 早餐早已准备好
低矮但不分季节开花结果的可可
手臂上挂着一颗一颗橙黄
松鼠经过一番挑选 搜索
把娇小玲珑的身体倒挂起来
前肢扶果后脚抓桎
便一口一口的品尝 别有风味的
芬芳
它们悄悄细细的欣赏 咀嚼
生恐自己的行踪被发觉
因为太阳已经探出头来
准备流汗的农人就要出现
不只是早餐的松鼠早
阿丽玛也一样
当太阳一张眼她就
一手拿杆一手提篮
为急着要往下跳的果实安排去处
阿丽玛没有试过可可的滋味
她的孩子不曾听过巧克力的名字

阿丽玛只顾匆匆忙忙把熟果收采
又快快用刀将果实剥开
在长杆与寒芒的起起落落里
阿丽玛终于把手臂铸成了钢
许多年前
当可可的根须

尚未深入这里的泥层
松鼠没有居所 要四处流浪
且不停的寻寻觅觅才能从
林间获得一枚充满季节性的
淡然的果实
有时几天也难得一顿丰餐
松鼠不信树木可以结出芬芳的果
现在 微微感到饥饿
便将身体作一次美妙的倒挂
然后就在高而隐密的树上逍遥
只有阿丽玛由从前到现在都忙碌
她除了支持自己 还要撑起
一个破漏的家
而松鼠不知道
它们也是叮丽玛另一个
无可奈何的
负荷

(中华民国八十一年八月廿九日《儿童日报》)

象牙雕饰

以一副坚如磐石的啮齿
一柱力拔山兮的长鼻
已足驰骋于莽莽天地了
造物者将两支
雪白的玉笋
种在你的口边
弯弯地成为
众目搜索的焦点

而玉笋
可以雕出许多娇小玲珑
耳坠子也好
玉指环也好
撩起都是
一窗开向荒野的
血迹斑斑的记忆：
一响破空的炸裂
震撼了远近
紧接着树倒天崩的狂啸
一座血躯
颓然跪成山

而雕磨的饰物
都说佩带着
邪恶讳避
琢成的筷子
一挟便挟起
整桌山珍海味
还有荣誉兴富贵

你的形体被
提早催化为泥
弃在原始的荒凉里
而支离破碎的灵魂
长期拍卖
在文明的街头

附记：

据调查报告，沙巴州现存的大象约有两千头，在森林迅速砍伐土地不断发展下，数目大量减少。政府若再想不出妥善的安置方法，恐怕不必十年，象只将在沙巴州内声消迹灭。

（一九九二年十月美国《新大陆》诗双月刊）

当我走在山打根的街上

去年
当我走在山打根的街上
吊机扎扎地
伸出了长长的铁臂
一斗 一斗
把坦荡荡的交通要道
吃成百孔千疮
堆大堆小的排泄
将舒畅畅的一段路
呕吐得臃臃肿肿
机身霸气腾腾
趴在路中
吊斗起起落落
忽左忽右 忽东忽西
车潮与行人被吓得
远远违避
绕道了再绕道

今年
当我走在相同的街上

吊机的长手臂
仍在那截路上搜索
翻翻滚滚
慢吞吞地咀嚼
吃完了左边的一段
又向左边那段张口
吞吞吐吐就两年了
吊机还是吃不饱
零乱的排泄如排山倒海
踉跄在市民麻痹的眼中
形成一种无奈的风景

附记：

山打根的里那路，挖掘工程进行了两年多尚未完成，造成车辆阻塞，天天要绕道，怨声四起。

（一九九二年十月卅一日《南洋文艺》）

路的情节

情节

小说一般

曲曲折折

风雨泥泞之处

是百孔与千疮

凹凸与轮齿对峙

形成

阵阵刺痛

短短一程

因沿途千万个

苍凉

遂变得绵长

而悠远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通报《文风》)

灯火迷朦的山打根

黄昏渐行渐远
不时感冒的街灯
一盏明亮一盏朦胧地
挑战徐徐压境的夜幔

浮在海岸的排排木屋
替贫困遮挡掉多少岁月风雨了
窗口泄出的灯光凄凄迷迷
每一扇窗口
都写着一则心酸的故事

远处
疲困的渔火
把海面点成闪烁的星空
融入历尽沧桑的千帆
挂起一幅唐诗的古典
夜渐渐凉而风渐渐紧
港湾上忙碌的影子
早已回归温暖
日间臃肿的三街五巷
此刻饥馑而消瘦
只有寂寞的异乡客

三三两两 似在
品尝夜色深沉的冷度

山上
普济寺众佛
正以万丈辉煌
慰问
所有惶惑不安的心灵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南洋文艺》)

巴当岸河

河

本是船的家乡
而你 巴当岸河
却是一条
荡荡而不必修补的路
一排排一排排的木桐
从你温柔的胸膛走过

不论晴或雨
你不改变自己的颜容
一脸枯槁的浊黄
表示你日夜奔流的茫茫
是大地农夫的汗滴
和历史悲凄的泪珠
所凝成

今天 你两岸的惊天古树
断臂之后
远走他乡
支撑的是异国巍峨的水泥
只留下丛丛
不成气候的绿色

空洞洞的山岭
和疏疏落落的鸟啼
一声 两声……

注：

巴当岸河（Sungai Kinabatagan）是全沙巴最长的一条河。

九二年十二月《文学》半年刊（新加坡）

水牛的故事

一踏出学校的栏杆
迎接我的 除了风雨
是一条悠长的弯弯曲曲
布满棘草与泥泞

主人手上扣紧雷响的鞭
以一张复制的怒颜
大清早就逼我
曳着沉重的车斗上路

高高低低
排列齐整的
油棕 身上悬挂的纍纍果实
总是你挤我拥地
向我撒娇
从它们深橙色的容颜
我知道它们
已经等得十分心焦
想要匆匆跳上我的车斗
赶赴一个
丰收的盛宴

我的机器是血肉造的
不耗油也不必维修

但卡车能走到的角落
我也能走到
卡车走不到的地方
我却能

四肢瘦蹄是我的轮子
以孤独嶙峋的肩
我背负的 除了重量
还包含了农民开荒的
所有内容
而我的机器推动力只是
一盆未经加料的淡水
一丛野地上的衰草

这些 我都不介意
只是感到身世凄苦
一天当我年老
体弱力衰 主人
马上亮出了冷冷的屠刀
在我的颈项一抹
将我所有的成绩
化作碎片
那是我唯一的遗憾
和悲哀

附记：

沙巴因土质结构关系，造路困难，所以园丘棕果的运输工作，多依靠水牛。这些水牛经过专家训练，故诗开始有“一踏出学校的栏杆”之语。

（一九九三年一月卅日《作协文苑》）

芭菇菜

荒野上 草丛里

冒出
遍地的生命
平凡而低贱
阳光雨露之外
不需肥料便能
迅速蔓延的羊齿植物
当你纤柔的弱掌
自心脏
缓缓举起
五指来不及舒展
就被无情的巨手
扭断
变成一锅芭菇菜
因此注定了
你的命运
不能向上高攀
成长为一株
可遮风挡雨的树
你无法享有自己的荫凉
名是羊齿植物
羊其实从不啖吃

配以椰浆辣椒
你乃乡人餐桌上
一道
香脆爽口的
回味
在沙巴苍茫的深山里
我也是一株
羊齿植物
等待拗摘 烹成一碟
芭菇菜
任时间品尝

附注：

芭菇是马来语，乃一种羊齿植物的嫩芽，采下渗入椰浆、辣椒等配料煮之，十分可口，是乡间村民最喜爱的一种野菜。

（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 《心园文艺》）

再题普济寺

虬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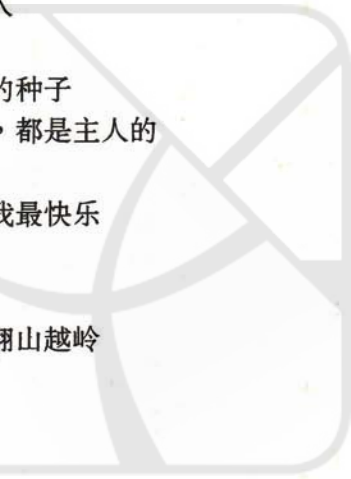
已将半座山顶
深深盘结了
菩提
犹不满现有的峥嵘
继续以其生长力
掩盖
周遭的荒凉
与跌岩的险峻
让宫殿耸立成
一座
震撼人间的奇迹

附记：

普济寺第二期发展蓝图已经拟就，一旦落实，其宏伟壮观，将傲视全马。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日《南洋文艺》）

可可树



十年前，当我
把根须埋入
这片土地
我深紫色的种子
一颗一颗，都是主人的
掌上明珠
那段日子我最快乐
绿叶满枝
花果不绝
我的种子翻山越岭
不断衍长
我的芬芳
成为宝藏
可是，今天
今天我已失去宠爱
我的身体积满苍苔
野兽舐尝我的甜美
蛀虫隧道我的枝干
大象更以长鼻子
摇撼我的稳定，当我
犹在岁月中挣扎
主人漏夜磨亮了刀斧

在我颈背，狠狠一切
结束了我短程的一生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五日《心園文艺》）



苍蝇与果树

我的名字
累积了长久的荒凉
和记忆深刻的污点
如今受邀
出席满林翠绿的盛宴
只因了我懂得
花朵的语言

我从微曦中惊起
唤醒
朝露犹未滴落的蓓蕾
阳光足以见证
我费尽心思把
羞于传情的花蕊灼合
悄悄地 营造一个
丰盈的季节
填补众多饥馑的口舌

当季节成熟在浓密的枝头
我将随最后一枚果实
坠落

化为尘土
但我无悔 因我无声的演出
已拍成一出
掌声不绝的风景

附注：

苍蝇为芒果花粉的主要传播媒介，因为芒果树为漆树科，含有漆酸，蜂类昆虫不喜采其蕊。种植人为了增加结果率，在果园里利用鱼类或鸡粪饲养苍蝇，以达到授粉目的。果结之后，即以杀虫剂扑灭之。

（一九九三年九月廿八日《作协文苑》）

山打根人物速写

1. 西马人

从半空落下后
一颗不倔的心
便不休不眠
让红红的炉火熏黑了脸
把长长的面线沙河粉
炒成一条
汗泪交融的
人生旅途
因此摆在桌上
一碟一碟
让顾客品尝的
家乡风味
遂成为自己的
热腾腾的乡愁

2. 外来移民

像一支支
脱弦的箭
从茫茫的出发点
投向生命里的
红心

登了岸才惊觉
岸仍遥远
于是白天面对
一海固执的湛蓝
夜守千万盏闪烁的渔火
让日子
打眼角的鱼纹间
悠然游过

附记：

来自半岛的西马人，多数在山打根经商，以做熟食小贩为主，菲岛与印尼的外来移民，则多以捕鱼为生。

（九三年十一月廿日《心园》）

指天椒

默默地

你把玲珑辛辣的锐箭

直射天庭

触怒了玉皇的龙颜

被遗弃在旷野里

与荒草寒露同寝

但你依然风华茂盛

因忌妒你的艳丽

能言鸟啄噬你的杏容

这不是毁灭

对你 是遍地新生

清除杂草的男士

嫌你的脾气太暴躁

采可可的妇女却珍惜

把你满枝的青青红红

一起收集

留待晚餐时

将你的芬芳

从容地
咀嚼 细细地
回味 自己眸中
兴奋的
泪滴

附注：

沙巴的可可园，遍地是野生的指天椒，生长盛旺，吹了再发。能言鸟即九官（Burong Tiong），善学人语，喜噬指天椒，是自然界指天椒的传播媒介。

（九四年一月廿二日《南洋文艺》）

三题普济寺

云雾不肯退位
阳光
便藉口迟到了

普济寺外 常有
不辨晨夕的雅客
风声
蝉声
鸟啼声
游过云雾
阑珊成
一曲小令

寺内
众灯醒来
是老僧喃喃课业了吗？
惯例早餐是
一尾木鱼笃笃笃
枯燥的经典
深深涩涩
总得细细咀嚼
始能回味所谓

彼岸 究竟近还是远
昨夜酿在禅房里的
一朵觉悟
今朝已长火菩提

山高路迢迢
而佛在掌上
禅
在心中

(九四年七月九日《心园文艺》)



晚钟里的普济寺

钟声

穿过衰老的夕阳

回响一阵阵

惊醒

迷途的晚归人

木鱼随着梵音

隐隐约约

碎落在

弯弯的山道

寺内

众佛禅坐

闭目

却分分钟在普渡

而我 急急忙忙

身心交瘁

竟无法插活

一枝菩提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日《心園文艺》)

不愈之症

——停电事件

许是体内
累积了过多胆固醇
使电机的第三期风湿
发作频频
尤其入暮
整座城 就麻痹在
不可名状的
灾难中
漆黑张着大口
死死咬紧
我们

据说
风湿的病期
常随季节的风雨加剧
而黑暗 我们的伤
总是突发性来临
楚楚呼痛的
除了关节
还有我们的精神负荷

撑起微微的光亮
在风里摇摇幌幌
乾瘪体瘦的蜡烛
一支支 疲困地守着寂寞
很无可奈何地
一边燃烧自己 一边
偷偷掉泪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日《心园文艺》)



黑城

铺开格子 正想
把一天的苦涩倾注在纸上
得一声
有一只黑手
突然关上了电掣
却原来是电机的旧病
不是断腿折臂便是
误吞了自己的烂牙
不得不放下履带憩息

厨房里遂
传来了太太的声音
那尾石斑 焗在微波炉里
鳞都脱光了
乌溜溜的眼珠犹在
张望出口

大厅里 孩子们
对着 24 寸的凸镜
发呆 一面担忧
昨夜被恶徒围攻的好汉
如今是否杀出了重围？

天空无星 今夜
大地也沉寂
当水泥森林黝黝一片
文明逐渐向原始倾斜
这时刻 张眼或闭眼
都属虚招 不再意义甚么
只有上床赤裸享受温柔
那是唯一可做的事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心园文艺》)



烛火

烛火
最易惹起
童年远去的记忆
周遭
荒芜一片
茅屋下幌动的
烛火 缓缓
流出爱和温暖

灯光灭迹的夜晚
桌上
烛火的暗淡
在咀嚼我岁中的斑痕
留在心间的过去
荒凉 还有苦涩

当荒了多时的灯
一盏接一盏
醺然高起
烛火便隐退了
生命总是无法代替
也不能回转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心园文艺》)

真需要一对猫眼

——停电事件

蜡烛都断市了
电机犹奄奄一息
不肯醒来 当夕阳
拉上了窗口
所有的呼吸便走向痉挛

我们的祖先 伐木造路时
与黑暗 就开始了连场搏斗
直到今天 依然是
苍老的小小电机一架
命短而体弱的烛火
荧荧相伴
混沌未开 路还遥远
我们还要在黑夜中抖擞
振奋 继续行程

为了继续行程
在暗夜里 总渴望有灯
一盏一盏顺序引路
但几十年来
对话有过 上诉有过
或呼吁或哀求统统有过

到绝食挨饿已是驴穷技末了
声音仿佛对着墙耳
了无回响

夜渐深 而黑暗渐浓
这时候真想有一对猫眼
和落叶般轻柔的脚步
在黑夜里继续赶路
星月未露 一样可以
昂然阔步 或者悄悄沉思

是俗人
我的瞳仁不能调整昼夜
没有灯
入晚就变色盲
这时候 真需要一对猫眼
寻找前面的
路标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心园文艺》)

神山传奇

不是雾迷 使是霭漫
一片茫茫而跌宕的绝峰
据说是仙人隐居的地方
几千年前
有位痴心的女人 为了
赴一个石烂海枯的
盟约 耐坚持了
一三四五五尺的了望
但千帆过尽
渺渺不见伊人的归影
难忍的泪滴
开始了行程 最终
泛滥成一匹
日夜奔腾直泻悬崖的飞瀑
而她呆望的立姿
被凛凛的风寒
永成了坚贞的化石
那片痴情
缠绵了整座翠绿
成为今天众多鞋子的路向
那颗心依然热腾

在凄迷的云雾间
等待奇迹
千秋万世 生生不息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辽望神山》)



车尘落在那小镇

1. 黄麻骨

仿佛是深秋
经不起寒意的
一棵树
因萧索而嶙峋

鸟 惊飞而去
车过
尘埃扬起已
落
下

只有轮子重复著
越境的热闹

2. 下南南

再下去
就是暖暖的南方了吗？

候鸟追逐的绿草原
而此去
神山雾漫霭迷
昆达山庄冷冷
沿途尽是人生的
曲曲折折

路旁的水泥建筑
不停地追赶时间
侵略了地面
又继续吞并天空

停车 叫一杯浓咖啡吧
山穷水远
上路之前 精神
必须添油

附注：

黄麻骨、下南南，都是亚庇城邻近的小镇。

第二輯

中山紀事

重慶市志

卷二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卷二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重慶市志

苍松

——赠陈致超校长

峰顶上

一棵苍松

风骨嶙峋

八十年来

向岁月展示

他永不停歇的盘踞

根群

往

下

愈探愈深

愈深愈壮

向上

是虬劲

是耐风寒的

枝叶

越举越高 越高

越坚持他的

孤傲

他把

挂满身上的松子

经熏陶之后
逐年逐年向四方八面
撒播
有的散落邻近
一些掉在水中飘远
近近远远
循环不息
成为一个
无止境的生命之传延
寂寞的大地山河
也因此被点缀

附题

陈校长已逾八十高龄，据雅波说，他还进出自己驾车，登台演讲而气不喘，特藉此长短句祝他如松柏一般长青，同时感激他当年之教诲及离校后之关怀。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作协春秋》）

朝代

朝代

乃一部历史的
开始和终结

在蛮荒远古
用石块
用木棒
写成

在中古时代
开始铸造武器
朝代

用刀剑
用长矛与兽马
写成

在科技发达的现代
石块木棒已收起
长矛与战马早遗弃

如今
朝代
用飞机舰炮
用火箭与导弹
写成

只有一点
历代相同
朝代
用
一城一城
尸体
成河成河
鲜血
完成

附注：

「朝代」这个诗材，是突然间闪入我脑际的一点灵光；在国际间政体突变所造成的生命伤亡，此诗只是蜻蜓点水式所激起的一滴回响，渺小得无以形容。

（一九九一年三月《亚华杂志》）

时间并不可怕

——代家书

你的鬓
我底髻
未收到日子的预告
就被偷偷地
染成了寒霜

到了中年 不想
还须驮负一次飘泊
横卧你我之间是
无比辽阔的浑茫
你伶仃在岸的西边
一个稻香鱼甜的小镇
我回望在东面
仍待挖掘的僻野穷乡
一道南中国海
汹涌滔滔在中央

或许你的时间脚步很慢
在我
上午与棕榈一同散步
下午一卷诗
黑夜便匆匆由窗外捎进来

是掩卷思慕的时刻了
听山灵风响

如果你的时间脚步真的很慢
就灌溉屋前果树屋后花草吧
我亲手培植的
灌溉它们就像
我们把距离叠成零那一刻
你以独有的女性细腻
不断地灌溉我

鬓髻虽已寒霜
时间并不可怕
最醇与最珍贵的芳香
需要愈久的日子去酝酿。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九日《文艺走廊》)

桥与路的争吵

桥对路说

我是衔接大地的总枢纽

路对桥说

所有的轮子与鞋印由我传到桥

其实

桥与路都是

国家大地江河的交通管道

黄皮肤的一家说

城市的巍峨是我们用血汗砌成的

棕皮肤的一家说

要不是我们种植稻粒人人都挨饿

其实

这也是桥与路的争吵

一家若是桥 另一家

便是路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清流》)

猫语

——古晋印象

你举起扑抓的手势
坐在八方会合的交通岛上
凝视
日以继夜赶路的
机器与人潮
追随你们族类的
优良传统
不断地搜索目标

可是所有滚到你眼前的轮子
都一尘不染
每一对绕你而过的鞋子
亮丽光滑
它们所驮负的肉体
全是五官端正衣冠楚楚的君子
耗尽了你所有的眼力
也难以丈量
由皮肤至血肉
人与鼠之间的差距

便只好让你的姿势

在风雨的冲涮里麻痹
而在空中凝住的那只手
遂变成媚俗的一着虚招
——人鼠不分地向
所有经过的他或它
致礼

附记：

马来语古晋(Kuching)意即猫。古晋是砂劳越州的首府，华人多称之为《猫城》。州政府在古晋大街的交通岛上，特地造了一尊猫的巨像，以突出猫城的形象。

(一九九二年五月六日《作协文艺》)

说月

当月的笑脸圆得像银盘
那是开始转缺的征兆
所以我喜欢缺时的月
那里深埋着
一颗等待的种子

在现实中也一样
我不企求整个丰盛与完美
深怕那是
 从巅顶飘落的最初
后头跟来是绵长的辛酸与痛苦

我庆幸已往的自己
日子像月缺一般地度过
该会有一轮圆月
在尽头处
等待我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一日《作协春秋》)

寻

——致李亦健先生

沿着京那巴打岸河岸（注）

你寻寻觅觅
一只脚在岸上
试探
泥色的深浅
另一只在
滔滔的河里
丈量 水的冷暖

觅觅寻寻
一晃就过十年了
你肩上的包袱还搁着

你所播下的千万颗种子
早已成荫
花蕾仍随季节开谢
只是累累垂挂的
非撩人的果实
竟是
满枝干的烦恼
越过十年漫漫的程途

餐风饮露
另一个或者的丰收
等待你的坚持
采撷

注：

京那巴打岸(Kinabatangan) 河，是沙巴最长的河。

附记：

可可市价自六、七年前萎靡不振，栽种可可遂成一种欲拔不能的烦恼。李先生在这方面努力了十年，今日犹毫不言倦，坚持原来岗位。精神可嘉！

(一九九二年六月《文学半年刊 29 期》)

掷陀螺

(外一首)

当你
把掌上的陀螺
连同欢乐
振臂一掷
抛出去竟是
缕缕童年

当你
以一根绳子
把转动的陀螺
抽回掌上
抛出去的童年
竟
不肯回头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香港文学》第111期)

我们要舞狮

咚咚锵 咚咚锵

我们要舞狮

让鼓声擂遍大街小巷五湖四海

大学分配额可以慢慢协商

独中的墙瓦坍塌就坍塌

关闭几间小学只是芝麻小事

招牌用什么文字

顾客一样云来生意照旧滔滔不绝

我们要舞狮

让巫人印人欧人美人以及其他人

沿街驻足欣赏

鼓掌惊叹我们五千年

独有的骄傲

五千年的精髓就集在一头

不耐风雨洗涮的

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

纸糊动物的空壳上

让我们飘浮的肉体

在咚咚的锣鼓铜钹敲击声里

陶醉

不懂得象形文字不要紧
不以筷子扒饭挟菜不要紧
共用一种语文一种手势
也不要紧 要紧的是
节日喜庆一定要热热闹闹
所以不可缺乏狮吼鼓喧

咚咚锵 咚咚锵
文化教育等国家大事慢慢谈
我们要舞狮
世世代代 子子孙孙
不停地舞
不停地鼓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湄南河》)

树与日历

一棵树
把张贴在枝桠间的
叶子
当作日历
一叶一叶地撕
等撕完最后一张
他知道
冬尽了
他要过年
他要新的衣装
于是又把新的叶子
一张一张重新
贴在枝桠间
变成一本
新的日历

(一九九二年六月廿四日)

离乡

故乡热情的手臂
虏不住我
贫穷的岁月
我惟有无奈地向
熟悉的大地山河
惜别
把泪眼含情的妻
和在我家檐前筑巢的
嗷嗷待哺
一起抛在脑后

于是
我像棋盘中的一粒卒子
已渡河
再也没有回归路
唯一的选择
是向前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国泰世界日报湄南河》)

耕

——给清强

非为挖掘
深埋的宝藏
你的锄头
不停起落
只想考验自己的思想
而出土的
竟是
一颗颗
灿烂的钻石
而你却没有惊喜

附记：

清强（随云）一向默默笔耕，不争名利，其诗集「我们的星空寂寞了」荣获九一年度福联出版基金，该诗集将于日内面世。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三日《作协春秋》）

山中岁月

走进苍绿的山林
并非是隐居
如我 为了把
每一个工作伙伴当天的
脸容 收入记忆
只有无奈地将梦拗断
自朦胧间
挣扎醒来

午后有瞬间的歇憩
连忙把一身疲惫
铺在
温暖的床上
用尽了鼾声 夜间的
甜蜜 总是无法接回

所以我的睡眠
被切成
一段
一段
我的梦 零零碎碎
一如我的人生途程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霹雳文艺》)

离巢鸟

——给初次离家的文庆

当童话随萤火虫的灯笼
远去 潺潺的小河
带走了芦笛与歌谣
鸟就要离巢
这季节一定会来

这时候
你要仔细聆听
阳光坠落地上的声音
把一双眼瞳
擦得明亮 研究
风经常改变主意的原由
背诵云飘忽的语言

离巢以后
你就要学习辨认风景了
秋天初临
气候迅速消长
当树的枝叶还绿
花果尚未飘零
要趁早贮藏越冬的粮食
为下一站旅途作准备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通报之风版第 60 期》)

颜色

上苍为了有个缤纷的世界
把花花草草染上各种颜色
放眼一看
红白黄橙紫……

为了显示平等
上苍也把颜色分给了人类
所以我们才有不同的肤色
黑的白的黄的棕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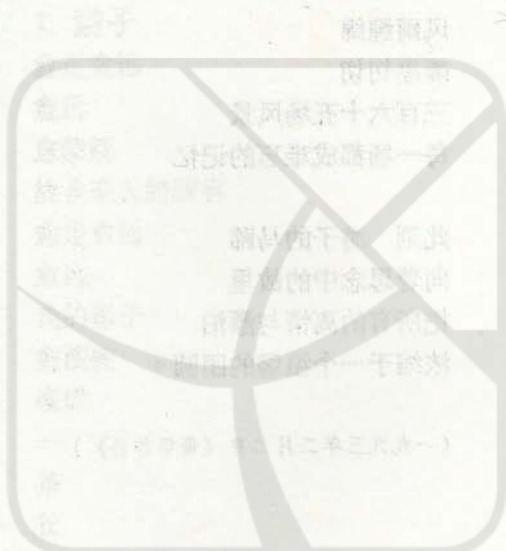
不同颜色的花草
珍惜体内一份
相同晶莹的流液
而情同手足
客客气气地分享土地的空间
所以混沌以来花草欣欣向荣

人类体中
流着同样的鲜红
却因了对方肤色的不同
而争吵 而排挤
所以世界充满仇恨

没有和平
人间一片乌烟瘴气

花草
深埋生命的意义
人类则肤浅

(一九九三年正月《赤道风》22 / 23 期)



团圆

风雨缠绵
凄凄切切
三百六十五场风景
每一场都成难忘的记忆

此刻 游子的马蹄
向着思念中的故里
把所有的离情与漂泊
浓缩于一个温馨的团圆。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青年作协》）

我的短句

1. 游子

愈走愈远
愈远
愈蒙胧
故乡亲人的颜容
愈走愈远
愈远
我的影子
愈消瘦
瘦成
一
条
长
长
的
乡愁

2. 山雨

当风以快速的手势
在我的窗外练武
雨

模仿泼妇的嗓门
在冰冷的锌板上
洒落一片
胡言乱语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二日 《作协春秋》)



招牌

——和郑可达诗

更多
更重要的已像
桑叶一般
被蚕吃掉了 如今
就为着门楣上的一片
旧木板
——有些早已腐朽不成形了
而与对方僵持对阵
多少年来争吵不休
问题悬在空中
无法圈上完整的句号

为了苟息
汉字 便只好让
日益肥胖的蟹行体
骑在头上
且忍气吞声地
在危机四伏中 渐渐
消瘦
还可能遭另一场风雨

洗脱

注：

郑可达诗刊于《清流》第十一期

(一九九三年五月香港《现代诗报》)



息降下式
山我只野一幸
林竹露尚张益日
土夫书御
微南客尸公昆
商而 中外四洲章由
要部
质利及一民贵部四五

我在寻找我的童年

黎明

我在寻找
我遗落在胶林里的
童年 黑夜里
有我爸爸的汗滴
有我妈妈的泪迹

黄昏的时候
我在寻找
我遗落在井边的
童年 暮色中
有我爸爸的打水声
有我妈妈的捣衣声

到了夜晚
我在寻找
我遗落在煤油灯下的
童年 暗淡间
有我爸爸磨刀的影子
有我妈妈针线的影子

如今 爸爸

隐居在故乡萋萋的山丘上
妈妈漂泊
在异乡寂寂的墓园
我日夜寻找的童年
凋谢在
荒凉的岁月里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一日《心园文艺》)



半个月亮的中秋

在荒凉而孤寂的绿野上飘泊
吃着的中秋月饼 没想
还是圆圆的
而且甜甜有如
故乡饼家的产品
不圆的是
中秋晚上清凄的月亮
她将半张脸晾在
树梢浓密的叶丛里
另半张 也许挂在
我家老屋的檐前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六日《文学之旅》)

发白

揽镜
正欲梳理顶上
那一丛凌乱
却意外地
惊觉
时间的急流
比快白除污精
贪婪
悄悄把我
光鲜亮丽的
黑
吃成一幅
萧索如冬的
雪景
我几十年血汗累积的
精髓
也遭调刷得
空空白白

(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四日台湾《中央日报》)

寂寞心事

——代家书

苍密的林间，只有
落叶最了解
我的心事
它在堕地前，必定
先敲我的窗扉

年华渐老，窗外
照进的片片晚霞
总是带着
一脸愁色

蓦然回首
风雨同舟
两双鞋子踩过的
波浪，载了无数
堪以回味的
辛酸

岁月不禁消瘦了
而彼此的脸上
留下了如许风尘

暮空仍传来阵阵
雁声的回响

梦中惊醒，常被
记忆与思念
不断缠绕
而在永远飘泊的归途上
我落寞的心里
你是一首
最耐读的唐语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台湾中央日报《世华周刊》)

母亲墓前

你的血 在这里凝涸
你的泪 在这里乾枯
你的梦 在这里完结

你的血 依然在
 我们体内循环
你的泪 仍旧在
 我们的眼瞳晶莹
你的梦 还在
 我们的旅途延伸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南洋文艺》）

雨的不同结局

其一：果树

芒果花的初恋
藉微温的阳光
眉目传情
嫉妒的雨水
便早一阵晚一阵
冷冷地挟着
赫赫的风声
将千万朵恋火
捏熄

肯定今年
不是一个丰盈的季节

其二：稻田

田野一片汪汪
秧苗心急起来
遂令娇嫩的根
趁早起程
向泥土的深处走去

寻觅最丰富的

滋味

让向上的叶苞

生长成穗

肯定今年

可以收割一季的金黄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日《文艺春秋》)



太平湖读游川诗

没有风 湖水
平平静静一如
菱镜。随手翻开你的
诗卷《血是一切真相》
逐行地咀逐字地嚼
一切便已明明白白
突然
慨然一股热气
由丹田迸发
沸腾汹涌
菱镜。随之破了
碎片向八方四面
喷射

附记：

今年三月廿五日与妻游太平湖，随手携带新购游川诗集，在湖岸展读有感。

（一九九四年五月廿一日《山打根日报》）

种树人

——岳父逝世百日祭

把落叶坠地的
枯残，扫尽以后
你真正嗅到
芬芳的泥味了
过去，你与
泥土为伴
一双手，一把锄头
起起落落。坚持与
时间竞走
你把荆棘丛
由荒凉
翻成了风景
你在人生旅途上
栽种了一棵又一棵
果树，让我们也分享到
收获的甜蜜
和绿色的荫凉
时间消逝，岁月
老去，你却永远
长在我们心中
每天谈着
果树开花的故事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三日《作协春秋》）

八月， 失去一位知己

——为香港《诗双月刊》休刊而写

仿佛还是昨日
我细细咀嚼
回味你在灯光下的颜容
一行行，一页页的
智慧与光辉
——我正庆幸找到了一位知己
我原想准备更多佳酿
为你的降临而欢歌
而如今你却要走了
正值秋深月圆的八月
此刻 窗外的树都
挂上了淡淡的暮色
我不敢回望洒落的秋叶
当你走后 我便唯有咀嚼
自己落寞的影子

附记：

香港的《诗双月刊》在艰苦中支撑了五年，突接编者王伟明先生来信说将于本年八月停刊，并嘱为诗刊的《休刊号》写点文字，本诗乃有感之作。

（一九九四年八月廿日《文艺心园》）

山中纪事

我不会感到孤寂
下午很短暂
一个人 手中一卷书
蝉声惊走了荒凉
暮色便倥偬自窗扉
爬进了我的斗室
这时候 所有的鸟都
收起了翅膀
在山中 一个人
周遭是不尽的绿
油棕、可可和奇花异草的呼吸
声声入耳
并不感到遗憾
一管秃笔在手中
一叠小小的信笺在桌上
温暖 尽在其中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二日《宏观副刊》)

油谷水科金

《吾我普群林山》

附录

诠释冰谷的 《山打根普济寺》

花满楼

上得山来
不见了山
只见一座佛光
拔地而起
凤在檐角展翼
龙在云中探首
而两旁的花树
把红黄紫绿
一路染到山下

山下
是点不尽的舟影
大大小小
暮色中
每一次的归航
都是一船普渡

客从尘中来
倏忽里
竟被一只蝉声
惊醒

在第一节诗里，诗人或叙述者运用了叙述法（narrative），将自己隐身在舞台后面，让景物陆续呈现，不加诠释。首句“上得山来”写得很直接，接下去的“不见了山”可就有趣了，既然上了山又怎会不见了山呢？这种矛盾说法，为诗营造了一种悬疑气氛，延伸了诗的张力；其实，如果读者有读过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可领会其中奥妙。诗的第三行“只见一座佛光”有语病，“一座”怎能作为“佛光”的数量词呢？第四行的“拔地而起”显示普济寺的高耸壮观，句构简练而有力。接下来仍是景物的呈现，叙述者将镜头转向寺庙的外观——庙檐上有“展翼”的“凤”和“探首”的“龙”，“展翼”及“探首”两个动词，叫人感觉龙凤的栩栩如生！然后又有了“花树”的意象，只见两旁“红黄紫绿”的花树“一路染到山下”，“染”字将花树拟人化了，令人仿佛见到一个油漆匠，提着各色漆料，从山上一直涂到山下，于是整座山就这样被“染”得亮丽起来了。

第二节诗的“山下”是延续首节诗末句而来，这使诗节与诗节之间有了连贯。在这节诗里，“山下 / 是点不尽的舟影 / 大小”依然是客观实物的呈现，诗人所用的语言是叙述或描述性的。接下来的“暮色中 / 每一次的归航 / 都是一船普渡”则相当明显的介入了叙述者的意识，叙述者把人的情绪投射到“舟影”上，让舟成了“普渡”众生的佛。如果说“山下”是借喻“凡尘”，那么“点不尽大大小小的舟影”可是凡尘中各种类人的换喻，而这些人“在暮色中”（暗示时间的短促，得救的时日无多？）等待什么呢？是等等“普渡”吧！

最后一节诗只有四行，情境突然有了转变，叙述者从联想中回到了现实（山上）。“客从尘中来”中的“客（？）”可以是诗人自己，也可以是别的来客“尘”只是一个半自由语素，不能单独成词，应说成“红尘”或“凡尘”才对。“恹恹”是（事情）匆忙迫切的意思，“来客”大概有急事（为得救乎？），所以“恹恹”登山，可是却被“一只蝉声惊醒”。“蝉声”这个意象暗示生命的苦短和无奈，若以人的生命来与蝉做比较的话，人还有什么不满足还苛求些

什么呢？这才是“来客”真正被“惊醒”（彻悟）的原因吧。此外，“一只蝉声”犯上了与“一座佛光”同样的毛病，诗人该不会将“一只蝉儿的声音”浓缩成“一只蝉声”罢！

综观整首诗，第一节诗纯粹是写景，没有什么歧义。“两旁的花树 / 把红黄紫绿 / 一路染到山下”是生动又迷人的诗句。第二节诗写得最好，其中隐含了诗人一颗悲天悯人的爱心——对红尘中“倥偬”的族人寄以无限的关怀，怜悯与殷切的盼望。至于最后一节诗，用字凝练，诗的节奏急促，以“惊醒”一词作为全诗的结束，予人一种嘎然而止的突然感，言尽意未尽，余音袅袅……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吉打港口》）

诗的语言运用

——兼答花满楼君

冰谷

《山打根普济寺》一诗，能够引起一丝回响，的确是件令作者雀跃万分的事。也说明了读者对诗，并非我们想像中那么冷漠。

花满楼君在阅读拙诗之余，在本版写了一篇相当详尽的评释文字，把整首诗从头至尾、逐句逐句作了客观而中肯的演绎。花满楼君在不算长的千余言文字中，已经将笔者的“诗路”及写作心境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

遗憾的是，花满楼君对其中两句“一座佛光”及“一只蝉声”认为在量词的运用上不通、犯了语病，这点与笔者的创作原意恰好相反。《普济寺》一诗虽短，只有三小节十九行，但是在构思、营造的过程中，曾花了笔者不少心力，数易其稿，最后才成刊出的面目。

根据李元洛《论台湾诗人洛夫的语言艺术》（见《文学世界》创刊号，1987年12月20日香港出版）一文中指出，量词可以分为“常态性”和“非常态性”两种，例如“一根火柴”“一把青菜”“一篇文稿”等是属于“常态性”的量词。我们因为天天用，习以为常了，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至于“非常态性”的量词呢，李元洛认为“非常态性而如果是合理的巧妙的组合，常常更能充分地表现诗歌语言的弹性美，产生为苏东坡所说的‘反常合理，奇趣横生’的美学效应。”

接着，李元洛例举了洛夫在诗中运用“非常态性”的量词诗句，笔者这里也抄其中两个例子：

你是喧哗的荷池中
一朵最最安静的
夕阳
——〈众荷喧哗〉

三粒苦松子
沿着路标一直滚到我的脚前
伸手抓起
竟是一把鸟声
——〈随雨声入山而不见雨〉

假如依花满楼君的观点，名诗人洛夫也在量词的运用上犯了语病了，但李元洛却誉为是“量词的巧用”，是洛夫“独异的诗思”。

笔者在营造〈普济寺〉一诗时，也刻意在座用量词上推陈出新、拼弃传统，在短短的十九行诗句中，一共构思了三个“非常态性”的量词。除了花满楼君指出的“一座佛光”“一只蝉声”之外，还包括了“一船普渡”，都可以纳入“非常态性”量词的范围。笔者在应用这些量词时，并非出于新奇的标新立异，而是企图增加诗的刺激力和色彩。我们知道，“佛光”是无形的，无观感视觉的，诗句“只见一座佛光 / 拔地而起”，毫无争议地，笔者经已把“佛光”与“寺”（普济寺）融成一体，没有“寺”不可能有“佛光”，“一座”很自然地足以引发读者对“寺”的存在产生一个联想。

“一船普渡”也是笔者刻意的安排，用意与“一座佛光”相同。山打根是一个濒海的城镇，有“小香港”的雅称。“山下 / 是点不尽的舟影”，这些“舟”自然不是给人划荡的画舫，而是渔舟。“每一次的归航”，所载的当然不是游客，而是各种各类的鱼，而且都是冰冻的死鱼。佛是普渡众生的，这众生当然也包含死去的鱼。整首诗里，都没有“普济寺”的字眼，所以“一船普渡”可以说是“点题”之句。同样地，以“一船”作为“普渡”的量词，也

是属于“非常态性”的，即使不是笔者首次应用，深信以前也极少作者用过。

笔者在这首仅有三小节的短诗里，在每一小节中各应用了一个“非常态性”的量词，是创作上的一种尝试，应该不会被读者看成是语病才对。假如笔者将这三句改为“只见一片佛光 / 拔地而起”，“每一次的归航 / 都是载满需要普渡的鲜鱼”“竟被一只蝉的叫声 / 醒惊”，这样，“普济寺”一诗的光彩便尽失了。

笔者十分欣赏李元洛对新诗语言运用的观点。这里引录他在《论台湾诗人洛夫的语言艺术》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束。他说：“词性变化与活用一般而言，语言的约定俗成的规律和语法规范，是诗人应该遵守的，但也不尽然，因为汉语本有‘词的兼类’与‘词的活用’的语言现象，而且诗歌在更动人地表情达意和与读者的欣赏活动汇通的前提下，它较之散文和小说有更大的语言弹性美的自由”。

希望读者包括花满楼君，能够同意新诗在写作的过程中，能享有的这些在语言运用上的“特权”。

（一九九二年一月廿七日《沙巴深山里》）

诗的创作语法

杨百合

花满楼君诠释冰谷的《山打根普济寺》（见一月十八日本版），诠释得颇中肯出色。

不过，有一点，笔者想指出的是：花满楼君说“只见一座佛光”有语病，理由是「“一座”怎么作为“佛光”的数量词呢？」还有一句诗，“一只蝉声”，也被指犯上了与“一座佛光”同样的毛病，作者说「诗人该不会将“一只蝉儿的声音”浓缩成“一只蝉声”罢！」

我认为冰谷这样写，在现代诗的文字技巧上并没有犯上「语病」。（如果用普通的中文语法看，它的确有语病。）

去年八月间，马来西亚写作团契举办第十三届写作营，我在营会中分享「诗的欣赏」，我谈及我自己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

钓到就马上煮
煮成一碟的鲜美

一位朋友提出意见，认为「煮成一碟的鲜美」有语病。我马上联想到黄群枫姐妹讲散文时，举双鱼子的作品《月亮的日子》，其中一句：「如今八月，七彩的灯笼挂了满街满巷，也挂起了中秋」。「中秋」怎样被挂起呢！似乎有语病，可是现代文学中类似这样的句子，已经相当普遍。

多年前，余光中的一句诗：「天空很希腊」，引起了诗坛很大的争论，认为他不能把名词当形容词用。余光中在他的散文和诗作中大胆地用创新的「语法」，有人称他为现代散文的革新者。

比方，在他的一首诗「当我死时」，其中三句：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他说「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把母亲当作形容词用。我相信他这样写，并非只图标新立异。散文家张晓风说：

「语言的应用值得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琢磨，而且大多数的作者都可以体会到，在每一个时期中，随着成熟程度的不同，注重的风格也会有很大的转变，最后，也许渐渐地可以锤炼出一种极其洗炼极其动人的语言。」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四日《南洋文艺》）

别出心裁的诗

——读冰谷的《苍蝇与果树》有感

杨百合

1

冰谷君的写作，一路来都显出他的殷勤，他的诗作在各报章的副刊经常可以看到。他写得多，但并不滥，每首诗都写得颇严谨，这是很难得的表现。

那天在作协文苑（28-9-93）读到他的《苍蝇与果树》，就很喜欢。原因之一，他写作的题材与众不同，苍蝇给人的印象是很坏的，他却把它很少人知道的好的一面写出来。诗分三段，第一段，作者以苍蝇自述的口吻说：

我的名字

累积了长久的荒凉

和记忆深刻的污点

如今受邀

出席满林翠绿的盛宴

只因了我懂得

花朵的语言

作者在附注中的说明，给读者对诗的欣赏很有帮助：苍蝇为芒果花粉的主要传播媒介，因为芒果树为漆树科，含有漆酸，蜂类昆虫不喜欢其蕊。种植人为了增加结果率，在果园里利用鱼类或鸡粪饲养苍蝇，以达到授粉目的。果结之后，即以杀虫剂扑灭之。

作者安排以苍蝇自述的方式来写，更能把感情注入特句，读起来更能扣人心弦。

第一段的意思，出苍蝇狼狈的身份居然被垂青邀请出席“满林翠绿的盛宴”。苍蝇受到这种待遇，似乎颇为“受宠若惊”。

第二段：

我从微曦中惊起

唤醒

朝露犹未滴落的蓓蕾

阳光足以见证

我费尽心思把

羞于传情的花蕊灼合

悄悄地营造一个

丰盈的季节

填补众多饥谨的口舌

这段作者描绘苍蝇如何忠心地传花粉。

第三段：

当季节成熟在浓密的枝头

我将随最后一枚果实

坠落

化为尘土

但我无悔 因我无声的演出

已拍成一出

掌声 不绝的风景

最后这一段刻画苍蝇的牺牲与功劳。「但我无悔」，作者将苍蝇人格化，赋予高尚的精神表现。

2

现在想花一点笔墨谈一谈作者在诗中所运用的文字技巧：诗的形象与比喻。

想起一位诗人，在他的诗论里提及臧克家在病中写的一句诗：「天花板是一页读腻了的书」。这个“腻”字准确地把握住了诗人病中的情态。于是，就寻到了一个很贴切的比喻——书。从臧克家这句诗里，人们想到了天花板，想到了病人的眼神和脸色，也不知不觉地走进病房来探望了。

冰谷也很善于用形象和比喻，比方在上述一诗中，就可举出许多例子：

「如今受邀 / 出席满林翠绿的盛宴」，“盛宴”这比喻就非常好，把花朵盛开的树林给描绘出来了。同时，对苍蝇来说，授粉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大快朵颐”的享受！

「只因了我懂得 / 花朵的语言」，花朵当然不会有语言，语言是沟通的媒介，别的蜂类昆虫因芒果树含漆酸，都退避三舍，没有“来往”，而偏偏苍蝇例外，授粉时的亲密关系，似乎在细语，所以懂得花朵的语言这比喻颇为传神，也显出作者的别出心裁。

「当季节成熟在浓密的枝头」，这一句使我联想到双鱼子在其《月亮的日子》一文中的一句：「如今八月，七彩的灯挂了满街满巷，也挂起了中秋」。挂起了中秋，中秋怎样挂起来？但我们能欣赏这样的句子「当季节成熟在浓密的枝头」，季节怎样成熟？（果实成熟才对）似乎不合情理。可是现代文学中，这样的句子屡见不鲜，不成问题了。

总之，《苍蝇与果树》是首好诗，值得细读回味。

（一九九四年二月廿六日《作协文苑》）

后 记

1990年7月23日傍晚，我收拾了简便的行囊，挥别草芦和半岛，一飞冲天，掠过南中国海的千层骇浪，抵东马的沙巴州另寻耕耘的天地。

告别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大年城；远离夜夜笙歌、颠倒吵杂的生活，驻足在京那巴当岸河岸的原始森林里，一夜之间，如同进出两个绝然迥异的世界。

苍苍山峦，莽莽林野，日间忙于俗务，在油棕与可可树行间穿梭如蝇；夜里独居一楼，周遭寂寂，欲语无伴，于是读书和写作，自然而然落为我闲暇中的最爱，也是唯一我轻易找到的消遣。

僻居荒野，加上交通落后，最缺乏莫过于书刊与资讯。这期间，只有不断与各地文友联络，向他们打出书荒的讯号，从而获得文艺书刊以充实自己。其中以台湾的林焕彰兄及新加坡的林琮兄所寄赠的书刊最多；尤其是焕彰兄，他除了投寄台湾，也同时投寄来不少中国、香港、泰国等地的诗刊和杂志，还推介了很多拙作给各地的诗刊杂志发表，使我的文学视野逐渐扩大，投稿的空间也由本土而伸延至国外。可以说，我的写作冲力能在孤独中坚持，是深受焕彰兄的影响。

从西马到东马，脚步的印痕虽仍属大马的国土，但须过海关须检查盖印，须申请居留，工作也要准证，一切形如去国。然而，我却钟情于这片有待开垦的荒原，除有异国的职工甘苦与共，兼有山鹿、人猿、刺猬。野鹤和犀鸟结队相随；大象、山猪也常在夜伞的掩护下光顾我屋旁的椰子、甘蔗、木瓜和番薯。当然，有欢乐亦有苦恼，因为它们同时也把我们辛辛苦苦栽培的油棕可可当美餐，所以，我曾体验

过在深夜里，与同事荷枪实弹，举着火把，驱车追剿象群。新奇刺激的生活，多采多姿而又富于挑战性；但限于作者笔拙，有些或因国情，部份罕有的题材只能在记忆里依徊……。

五年的日子，既不长又不算短。我亲睹沙巴在历史的长河里浮沉，沙巴的子民在政治的缝隙间彷徨；也亲睹沙巴一片又一片的原始林砍伐后变为苍郁的油棕，炼油厂的烟囱一座接一座竖起，进度令人惊叹！反观州内公路的变化不大，一小段一小段衔接，修补，我落脚时由山打根到京那巴当岸河的一段还是尘埃处处，千疮百孔，以每小时 20 哩的时速行车依然摇摇幌幌，而这段正是我每月川行三两回的路段，全长七、八十哩的途程需经四小时的颠簸而至终点时那种腰酸背痛头昏眼花的苦楚，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感受，所以，沙巴的道路给我的印象深刻而鲜明，一再成为我在写作上的诗材。五年后，当我离开时，州内的道路还是东一处窟窿，西一处崩陷，许多洞穴甚至经年没有进行修补。

路虽难行，五年之中自己却也走过不少地方。地缘关系，使我成为山打根与拿督埠的常客；足迹尚遍及斗湖、仙蒲娜、关瑙、昆达山、京那巴鲁城、斗亚兰等地，揽胜观景之余，并与当地文艺界同好结缘，不少还成为我的知心朋友，商讨当地文学；共同努力之下，更于 1994 年 8 月间在《诗华日报》创刊了《沙巴文学》副刊，使该刊成为州内唯一除了刊登本州作品以外，兼有西马、新加坡、中国、台湾、美国等地著名作家共同耕耘的文艺园地。

本集里的习作，便是我流落沙巴的点点滴滴。全书 60 篇作品，就多产的作者而言，不算丰收，但以我向来的写作速度来说，算是交出了好成绩。另外一些童诗习作，也是在焕彰兄鼓励之下的尝试，有些已被中国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海燕出版社选入《世界华文儿童文学选》，但无论质与量，尚难成气候，要汇集成册，仍待努力。

就其题材性质，本书分为《沙巴传奇》、《山中纪事》两辑，附录则收入了花满楼、杨百合两位先生对拙诗的评论，和一篇笔者回答花满楼先生的短文。这是当时拙诗刊登后的回响，对我在创作上

也是一种燃烧的元素，感激他们的指正和鼓励。

本书出版之际，承蒙诗人兼评论家王润华博士作序。王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其中英文著作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奖，在百忙之中拨冗点评习作，作为我将来在写作上的引导，谨此衷心感谢，本书获得资助出版，多蒙《德麟文丛》评审诸君的垂青，尤其主编云里风先生的诸多指导；还有马汉兄为了出版事宜劳神，甚至还写信至遥远的所罗门，感情难得！

际此退休之龄，理应隐居故里，而沙巴之后，我飘泊得更远，如今落足在南太平洋的孤岛上，日夜面对荒山和汪洋，独饮乡愁。

所罗门群岛，当是我流放生涯中最后的驿站。

(1997年9月16日中秋 Vangunu 岛)

本书作者其他著作

- (1) 我们的歌 (新诗合集, 香港艺美, 1962)
- (2) 小城恋歌 (诗集, 海天出版社, 1966)
- (3) 冰谷散文 (棕榈出版社, 1973)
- (4) 流霞·流霞 (散文, 大马华文作协, 1982)
- (5) 西贡, 呵西贡 (诗集, 远东出版有限公司 1991)
- (6) 血树 (诗集, 大马华文作协, 1993)
- (7) 夜路 (冰谷散文再版, 三民书店出版, 1997)

德麟文丛《第三辑》

— 编辑委员会 —

赞助人：拿督斯里张德麟

顾问：方北方、姚拓
翠园、原上草

主编：(正) 云里风
(副) 碧澄

责任编辑：马汉

编辑委员：陈政欣、小黑、戴小华
陈雪风、陈应德、吴天才
李忆菴、马峇、年红
爱薇、梁志庆、李锦宗
永乐多斯

德麟文丛（第三辑）③

沙巴传奇

（诗集） 冰谷著

督 印 人：沈钧积

主 编：（正）云里风 （副）碧 澄

责 任 编 辑：马 汉

审 稿 者：陈政欣、年 红、梁志庆

封 面 设 计：吴 波

主 办：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 Persatuan Hin Ann, Hulu Langat,
15-3, Jalan S 10 / 2, Section 10,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出版 / 发行：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总公司：66, Jalan Pingai,

Taman Pelangi,

80400 Johor Bahru,

Malaysia.

Tel: 607-3316288

Fax: 607-3329201

销售处：9, Jalan P / 18,

Taman Industri Selaman,

Seksyen 10, Bandar Baru Bangi,

43650 Bangi,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8202818

Fax: 603-8261223

打字 / 排版：中美电脑打字排版中心

初 版：1998 年

印 刷：志良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83-50-1899-5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缺页或装钉错误，请寄回彩虹出版有限公司更换）

德麟文丛

《第三辑》

· 目录 ·

1. 后来居上
(评论集)
□ 潘亚暾著
2. 中国当代文坛名家
(史料集)
□ 陈学夫 / 陈学炳合著
3. 沙巴传奇
(诗集)
□ 冰谷著
4. 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
(诗集)
□ 陈强华著
5. 蜡染炎天
(散文集)
□ 郝眉著
6. 留住一季的芳香
(散文集)
□ 孙天心著
7. 田思小品
(散文集)
□ 田思著
8. 族脉
(杂文集)
□ 雅波著
9. 万水千山
(小说集)
□ 艾斯著
10. 美的错觉
(小说集)
□ 叶蕾著
11. 世间情
(小说集)
□ 马岩著
12. 野店
(小说集)
□ 潘雨桐著



冰谷

冰谷 原名林成兴，祖籍广西容县，1940 年生于吡叻州瓜拉江沙，毕业于当地崇华中学，曾在吉打双溪邦谷胶园任职 20 馀年，由管工主任升为副经理。1990 年东渡沙巴，出任联邦油棕可可园经理，与当地写作人交往甚密，共同推动文艺，创办文艺副刊《沙华文学》于《诗华日报》。1994 年 4 月重回西马工作，居住丹绒马林，96 年 11 月离国，远渡重洋，到南太平洋的所罗门岛任黄金组合属下公司之油棕种植经理。

作者为「大马作协」及「亚华作协」会员，其诗及散文曾收入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之《马华现代散文选》，其儿童文学作品编入中国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之《世界华文儿童文学选》、中国海燕出版社之《世界华文儿童文学作品选》。此外，其散文作品亦被多家出版社选作中学课文教材。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Penerbitan Pelangi Sdn. Bhd. (89120-H)

NC00215

ISBN 983 50 1899 5



9 789835 018992